



药品囤太多过期了怎么处理?

按分类放置于小区“有毒有害”垃圾桶或零售药店回收箱

药品中涉及存在于废水和雨水径流中对地表水有威胁的各种化学物质,如果未经无害化处理就通过下水道或随生活垃圾进入环境的话,可能会对生态环境以及人体健康带来危害。根据《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办法》,本市有害垃圾按照“产生者分类投放,各区属地收集,市统一收运处置”的原则,构建全程分类管理体系。

过期药怎么扔?

上海实行生活垃圾分类以来,“废弃药品及其包装物”就一直作为有毒有害垃圾来处理。过期药品连同药盒、药瓶等,都应直接投入小区四分类桶中的“有毒有害”垃圾桶。而对于与药品无直接接触的纸盒之类的外包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作为可回收物处理。

记者在“生活垃圾怎么分”小程序上查询发现,以“药瓶”“药品”“过期药”“眼药水”“眼药水瓶”“药片盒”“胶囊药片底板”“药品壳子”“药品铝塑板”为关键字的垃圾都属于有害垃圾。而草药、中药渣属于湿垃圾,膏药、泡脚药包、中药敷贴、药棉等属于干垃圾。

根据“上海发布”指导,市民还可通过药店回收方式处理过期药品。本市所有零售药店均设置回收箱,义务回收过期药品。

怎么收集运输?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目前对药品回收处置监管分为两块:一是对社会源(即

家庭生活垃圾)放置于“有毒有害”垃圾桶内的过期药品,经市绿化市容部门收集分拣集中运输;二是对药店产生的过期药品,则严格规定专门回收场所予以集中处理。

根据2018年印发的《关于规范有害垃圾全程分类管理的通知》,有害垃圾实行定期或预约收运,由本区域生活垃圾清运单位或所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指定的具备条件的作业单位负责收运。收运单位按密闭运输的要求配置专用车辆,并喷涂有害垃圾分类标识,车厢内部配置缓冲设备或材料,防止有害垃圾在运输过程中破损。

由于有毒有害垃圾的产生量较少,因此并不像干湿垃圾一样“日产日清”,隔一段时间会有专用回收车辆来收运至专门场所作无害化处理。收运交付时,现场会对有害垃圾计量,并通过信息化平台登记。

同时,通过医药零售企业收集的市民家庭过期废弃药品等有害垃圾,由各区市场监管部门设定临时中转点并负责监管。

怎么集中处置?

包括废弃药品在内的有害垃圾收集后由上海城投集团下属环源公司集中分选,分选出来的废弃药品进入危险废物管理流程,交由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作安全处置。药品包装外壳、铝箔外衣等分门别类进行再利用专业处理,而真正的药品“内芯”则进入危险废物管理流程。 本报记者 金曼矣 郭剑烽

过期药回收打通“最后100米”

方翔



今日论语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一居民将大量布洛芬连同其他药物一起扔到楼下垃圾桶里,还有居民晒出自己购买的1000片退烧药因到货较晚已失去用途。这些曾经的“网红药”,从“一药难求”到被大量丢弃,实在让人感到可惜。有关部门除了倡导市民理性购药外,也要健全过期药回收渠道。

家庭用药无小事,如果不及时清理,药品一旦过期,其有效成分会有所下降,甚至产生一些有害物质:1颗过期药的污染等于3节废旧电池,可污染一个人5年的用水量。因此,药品一旦过期,不仅不能再使用,还要及时正确处理。

过期药应扔到哪里呢?像视频中提到的楼下垃圾桶肯定是不对的。事实上,废药物、药品已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应按照国家危险废物管理。然而目前沪上许多小区中,家庭过期药回收面临回收点难觅等诸多问题,不少居民不知道回收点在哪里。

过期药的危害应该让公众熟知,过期药

回收更亟待常态化。

早在2004年,一家药企就设立了“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免费更换)机制”,但仅限于其生产的药品;一些连锁药房也曾推出过期药回收机制。不过,这几年由于疫情等原因,很多药店人力物力都很紧张,回收频率、能力不一,尚未形成统一的回收渠道。

上海在每年“安全用药月”宣传活动期间会推出“清理家庭小药箱”活动,但要使回收常态化,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制度安排以及技术力量驱动,特别是要打通“最后100米”。

回收过期药品是公益行为,要方便社区居民处理废弃药品,除了要完善药店回收机制、通过网上平台向社会公示之外,更需要逐步实现社区废弃药品集中回收点的全覆盖,让居民出门“100米”就可以找到回收点。

社区街道应持续推进科学安全合理用药的普及,杜绝药品浪费,充分告知社区废弃药品回收点的位置,为过期药回收的最后环节铺好路。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要加强回收环节的监管,防止处置过程中产生不当行为,杜绝过期药翻新,建立并完善过期药回收的共建共治体系。

复原清水红砖 园区以“水”设景

杨树浦路670号优秀历史建筑启动保护性修缮

杨树浦路670号是老怡和纱厂的旧址,也是恽代英烈士被捕的地方。1999年,这里被列入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昨天,这个见证了上海近代工业和革命运动发展与变迁的优秀历史建筑,迎来了装修(修缮)工程开工仪式。之后,经过保护性修缮、功能更新,这里将被打造成为杨浦滨江又一个地标性建筑。

老建筑将焕发新生

老怡和纱厂始建于1896年,不仅是外资在上海开办的第一家纱厂,也是上海红色工人运动的阵地。1999年,此处建筑被公布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2004年,被公布为上海市杨浦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021年,老怡和纱厂门前被公布为红色革命遗址——恽代英烈士被捕处。

2004年,杨树浦路670号被划入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目前,该地块隶属于上海城投水务集团,部分厂房作为杨树浦水厂出水泵房集水资源研究中心使用。2021年,结合杨浦滨江整体功能提升,杨树浦路670号启动修缮工程。

杨树浦路670号优秀历史建筑装修(修缮)工程由城投水务负责建设。项目地块面积4800余平方米,建筑修缮面积约20000平方米,主要由大工场、废纺车间、空压站、仓库、大班住宅等各具特色的建筑组成。工程



在修缮现场,施工人员使用砖粉修缮技术,尽可能保留百年建筑风貌。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内容包括对6幢历史建筑作保护性修缮、功能更新,对厂区环境作整体规划、景观提升:一方面通过保护性修缮、室内装修和环境提升,完成对历史风貌的延续和建筑风格的传承;另一方面结合现代企业办公的功能需求,对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优化调整,提升建筑的使用性能。

清水红砖贯穿园区

园区内保留的6栋历史建筑经历史考证和研究,除空压站、大班住宅外,其余4栋体量较大的建筑均为清水红砖外立面。清水红砖外立面是近代工业建筑的一个显著特色,老怡和纱厂清水红砖正是上海近代早期建筑维

多利亞风格的体现。因此,此次修缮工程将忠实复原建筑清水红砖的外观效果,彰显近代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风格。

清水红砖元素还将作为景观设计主题,延续至场地设计中。红砖景观墙、红砖围墙、红砖铺地、红砖连廊等小品设计,都将清水红砖的肌理和颜色贯穿于整个园区。

此外,工程设计理念充分考虑到项目地处杨浦滨江的地理特点,将重点对沿街厂房立面、塔楼及建筑天际线进行修复,同时突出建筑本身特点和工业装饰元素,将泛光照明灯具与砖墙深度结合,做到“见光不见灯”。

园区将以“水”作为主题,依次设置主人口喷泉水景、中部镜面水池、烟囱生态湿地,并依据地势条件及排水方向设置雨水花园和生态湿地,改善水循环,提升水环境。雕塑、小品将循环利用杨树浦水厂改造时拆下的设备,使“水,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企业理念深入人心。建筑内还将敷设直饮水系统,进一步展示和运用城投水务近年来在高品质饮用水方面的成果。

本报记者 裘颖琼

医生手握小棒和音叉,在戴着助听器的听力残疾人吴斐的两耳旁分别敲击了几下,吴斐听到声音,迅速举起左手或右手,示意声音来自于左侧或右侧。这是昨天下午嘉定区中医医院体检科驾考体检的一幕。

昨天下午,6名上海听力残疾人成为首批在沪通过驾考体检的人。拿到各项指标均为“合格”的“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后,他们在市聋协主席洪泽的陪同下,趁热打铁坐上嘉定区残联安排的专车,直奔本市唯一听力残疾人驾考培训基地——安亭驾校——报名学车。忙了一个下午,晚上六七时,他们才从嘉定安亭乘坐轨交回到家中,“吃螃蟹”的激动胜过了一路的疲惫。吴斐兴奋地告诉父母,最快三四个月,她就能拿到驾照,以后就可以开车往返普陀和奉贤之间上下班,再

听力残疾人可在沪考驾照

首批6人体检合格报名驾考培训

也不用辛苦年近七旬的父母开车接送了。听力残疾人开车其实并不罕见。在2010年公安部《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111号令)正式实施后,佩戴助听器的听力残疾人只要达到“两耳分别距音叉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的要求,就可以考驾照。

记者昨天在体检现场看到,音叉敲击发出的声音并不算很响,6名残疾人都能准确判断声源方向,说明他们佩戴助听器后都得到

了一定的听力补偿。其中,像吴斐这样程度较轻的还可以与医生对话,所以对于听车内倒车雷达的提示声和周围车辆的喇叭声应该都不存在问题。

既开绿灯又有门槛的“111号令”圆了许多听力残疾人的驾车梦。十余年来,上海已有数百名听力残疾人远赴北京、苏州、南京、长沙等率先开展听力残疾人驾考培训的城市,成功考出驾照。同时,随着网约车行业兴起,也有不少外地听力残疾人来沪开起网约车。

根据排摸,上海目前有约300名听力残疾人有驾考需求。近几年,在市人大、市残联、市公安局、市道运局、市聋协等推动下,嘉定区中医医院和安亭驾校分别成为上海首个指定体检点和驾考基地。

为了迎接这批特殊的驾考学员,各方都做了不少准备。嘉定区中医医院新增独立的听力检测室,购置听力锤和音叉等听力检测设备;每周三下午听力残疾人体检专场期间,嘉定“译嘉人”志愿者服务队派出手语翻译志愿者协助;区残联将把体检医生纳入千人手语培训计划,方便残疾人体检;安亭驾校则安排了会手语的教练带教,教练车上的显示屏比普通培训车辆要大且可以转动方向,考试车辆上也安装了屏幕,听障学员可以跟随文字指令考试。 本报记者 孙云